



葛兆光 著

中國古代 社會與文化十講

商務印書館

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十講

葛兆光 著

商務印書館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授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本書原版於二〇〇二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尊重著作權 翻印必究

本書部分圖片提供：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出版之《中華文明傳真》之《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兩宋》、《遼夏金元》、《明》、《清》；《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之《齊魯文化》；《敦煌石窟全集》之《民俗畫卷》、《交通畫卷》；《圖說中國的文明》等

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十講

作者：葛兆光

責任編輯：李德儀 岳秀坤

封面設計：張毅

版式設計：穆國敏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維興道三號東滙廣場八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二〇〇三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200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415 8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目錄

第一講

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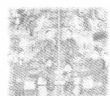


- 一 天圓與地方：天下、中國與四夷
- 二 古代中國對「天下」的懷疑與幻想
- 三 一個插曲：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的「世界」觀
- 四 利瑪竇《山海輿地圖》之後：中國世界觀的轉變

一
三
七
一〇
一三

第二講

家族與儀式



- 一 從一百多年前的一次葬禮說起
- 二 稱謂：漢族人的親族分別
- 三 男女有別和長幼有序
- 四 葬禮：親族秩序的制度化與儀式化
- 小結：中國家族與儀式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

一一三
二四
二七
二九
三五
四〇

第三講

國家與儒家學說



- 一 古代中國的秩序：從家庭、宗族到國家
- 二 儒學的起源
- 三 儒學是一種關於秩序的學問
- 小結：影響中國的儒家思想

四五
四六
四九
五三
五九

第四講

關於佛教傳來的途徑 以及中國古代交通渠道的猜想



- 一 西域絲綢之路的再發現
- 二 傳統的說法：佛教自西來
- 三 疑問的提出：伯希和、梁啟超與胡適的意見
- 四 有關西南通道與南海通路的猜測
- 小結：文化傳播和交流的多元渠道

六五

第五講

佛教的東傳及其對中國人的影響



- 一 關於印度佛教的傳說
- 二 佛教對人世的基本判斷：十二因緣與苦難人生
- 三 解脫之道：四諦、三學及其他
- 四 佛教傳入中國及其在民眾中的普遍影響
- 小結：佛教思想的意義

八三

第六講

壇經與禪宗的故事



- 一 禪宗史上的一個著名傳說及其象徵的思想史意義
- 二 《壇經》本身的故事
- 三 《壇經》中的若干關鍵詞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五

一〇八

第七講

從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說到佛教中國化

一一五



- 一 佛教經典裡的觀音菩薩 一一六
- 二 觀世音菩薩的各種形象及其故事 一一九
- 三 古代中國關於觀音菩薩的另類想像 一二一
- 四 觀音故事中的文化接觸問題 一二三

第八講

古代中國的道家：從老子到莊子

一二九



- 一 戰國時代的道家 一三一
- 二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論 一三三
- 三 從老子到莊子 一三五
- 四 莊子論精神的自由與超越 一三七

第九講

追求永生和幸福：古代中國的道教

一四五



- 一 外丹及其依據 一四七
 - 二 內丹與養生 一五〇
 - 三 道教的神鬼譜系 一五三
 - 四 溝通神鬼人的儀式 一五七
 - 五 解決世俗困厄：道教的法術 一五九
- 小結：道教是一種宗教，是一種中國的宗教 一六三

第十講

古代中國的兩個信仰世界

一七一



- 一 大傳統與小傳統 一七二
- 二 儒、道、佛以及其他各種宗教在民眾生活中的混融 一七五
- 三 民眾宗教信仰的基本觀念 一七八
- 四 民眾宗教觀念的傳播途徑 一八〇

結語

理解現代中國的途徑

一八七



- 一 中國：從「古代」走到「現代」 一八八
- 二 中國（漢族）文化的若干側面——家庭、家族、宗族 一九〇
- 三 中國（漢族）文化的若干側面——「天」「人」關係 一九四
- 四 中國（漢族）文化的若干側面——漢字及其對思想方式的影響 一九九
- 五 究竟甚麼是中國的文化傳統？ 二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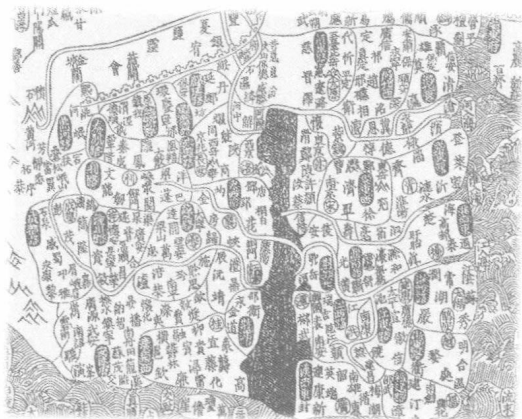
後記

二〇四

第一講

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過一種讓中國人很自豪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給古代中國人心中確定了「世界」的範圍和「中國」的位置……



歐洲人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發現新大陸，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環繞地球航行，被認為是西方歷史上最值得驕傲的大事件之一。因為這象徵着人類終於完整地認識了自己居住的這個「世界」。而且，從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件事情對於西方人還有着另一種特殊意味，即從西方人的眼睛裡看去，也看到了世界上原來還有各種各樣的文化 and 傳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民族和地域，這對歐洲人形成自己的世界觀有相當大的影響，也因此形成了他們關於歐洲或者西方文明的自我定位。所以，關於「世界」或者「地球」的認知，並不僅僅是一個天文學與地理學方面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係到民族、國家和文明的觀念的大問題。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一種讓中國人很自豪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給古代中國人心中確定了「世界」的範圍和「中國」的位置，它的形成大約是在兩三千年前，雖然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沒有真正地到達世界各個角落，但是，中國人也在自己的經驗與想像中建構了一個「世界」，他們常常把它稱為「天下」。他們想像：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天下的大地彷彿像一個棋盤，或者像一個回字形，由中心向四邊不斷延伸；第三，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越野蠻，文明的等級也越低。

一 天圓與地方：天下、中國與四夷

在大約戰國時成書的《尚書·禹貢》等古代典籍中，有

「九州」、「五服」的記載。「九州」就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大體上，包括了今天的河北、山東、江蘇、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陝西、山西等地，這就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據說這是大禹治水時所關心的一個「天下」，所以也叫「禹域」。（圖一）「五服」是說除了「王」所在的洛陽一帶「中心」以外，環繞着中心「王畿」的，是方方正正的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以及遙遠的荒服，這就是古代中國人想像中的一個類似於「回」字形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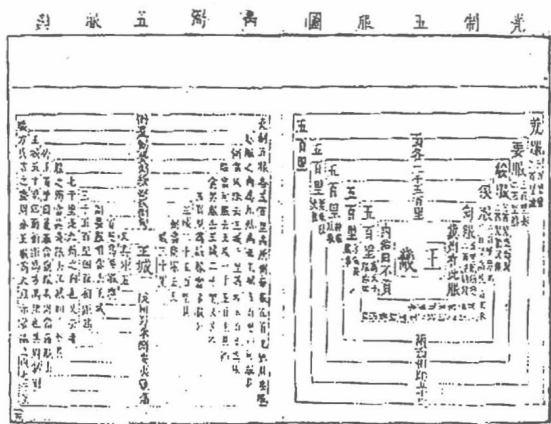
這個想法大約在戰國時代已經很普遍，於是，這時開始有了一個早期漢民族觀念中的共同空間。《國語·周語》上也記載了「五服」（甸、侯、賓、要、荒），《周禮·夏官·職方氏》則想像，這個共同國家要有一個機構專門管理廣袤

圖一 禹貢九州圖



圖一 這幅《禹貢九州圖》是明代刻本《禹貢疏》中的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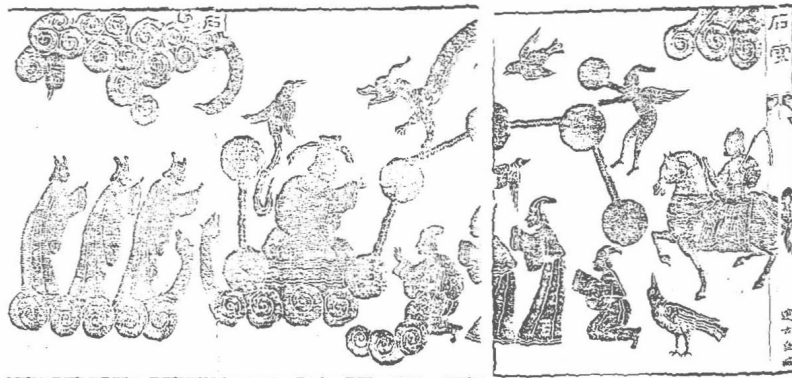
圖二 〈天下五服圖〉或〈九服圖〉。古代人想像中的「回」形大地就是這樣由中心向四邊擴展的。



的國土，它把這個「五服」擴大了，變成了「九服」（分為王畿以及侯、男、甸、采、衛、蠻、夷、鎮、藩等九服）（圖二）。不過，這種記載的改變並沒有改變觀念世界裡那種從中心向邊緣延伸的空間結構，也沒有改變那種從中心到邊緣，文明等級逐漸降低的想法。

可以和這些觀念互相印證的，是古代一些著名典籍中關於世界的想像、描述和傳說。比如《楚辭》、《莊子》、《穆天子傳》、《山海經》等等，這些古代典籍常常會想像中國周圍的世界是甚麼樣子，有甚麼人或神，像西面的崑崙、東面的蓬萊，周穆王去西面崑崙山見了西王母，有人到東面的蓬萊山就得到了長生不死藥等等。這裡面最典型的是《山海經》。《山海經》記載的就是一個古代人想像的世界，那裡有甚麼「女國」、「無腹國」、「奇肱國」、「穿胸國」、「羽民國」等等。但是，仔細考察《山海經》的各個部分，發現這個想像的空間世界，仍然還是一個中心與四方構成的大地，而古代中國人還是想像自己處在中央，天下還是一個回

圖三 《金石索》載〈斗為帝車〉漢畫像石。古人想像天帝駕馭北斗周巡天際。



形的結構，因為《山海經》記載的四周，分別是山（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海內（海內南、海內西、海內北、海內東）、海外（海外南、海外西、海外北、海外東）、大荒（大荒東、西、南、北）。據說，《山海經》原來有圖像，如果現在還能看到已經失傳的《山海經》圖像的話，它還是一個以中山為中心，四周是山，再外是海內、海外，邊緣是「大荒」的方形的世界。

這個觀念是怎樣起源的呢？現在還不太清楚。但是根據推測，它可能與古代中國人關於空間的想像有關。古代中國人相信「天圓地方」，在他們的想像中，天是圓的，像一個斗笠一樣，覆蓋在大地上，中心是北極和北斗星的位置，據說天上最高的神太一就在那裡（圖三）；而大地是方的，就像棋盤，中心是洛陽一帶，王也應當在那裡。這種關於宇宙空間的想像根深蒂固，而且是一種完美、合理的佈局，所以很多古代最重要的東西都是模仿這種空間的，像祭祀天地用的玉琮、明堂、圓丘一直到後來的祭天的天壇等等，就是要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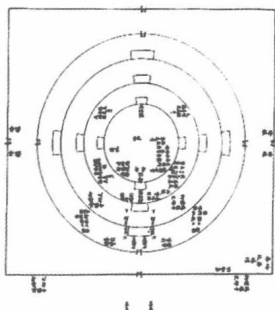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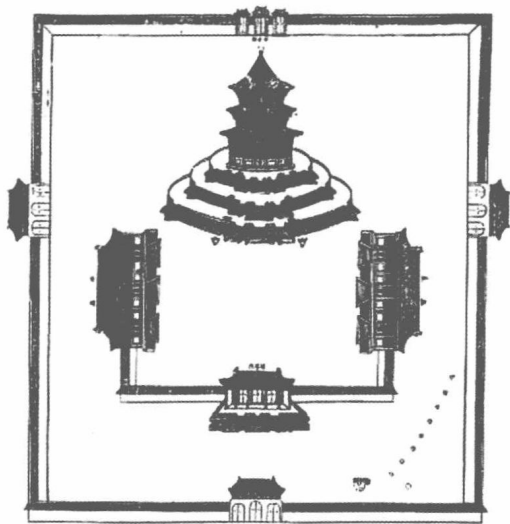
圖四 玉琮，中間圓形而外圍方形，據說象徵了天地。有的研究者指出，古代玉琮有通天地的作用，所以常用在重大祭祀中。



擬這樣的格局，才能獲得祭祀天地的權力（圖四、五）；又像古代王宮和古代都城，也要仿效這種天圓地方的模樣，象徵這個地方有當然的合法性；甚至像一些遊戲與占卜的用具，如博局、式盤甚至後來的圍棋，也在模擬這種空間格局。

正是這種空間的觀念，使中國人形成了關於世界和文明的基本想法，正像前面說的，他們認為自己所處的中央，在文明的位置上高於四裔，而四邊無論是文明上還是在財富上，都遠遠低於中央，應該受到中央的制約與管轄。

圖五 祭天場所模仿天圓地方的格局。



五·一(右) 祈年殿圖。這是祈求五穀豐登的殿堂。

五·二(左) 大零位次圖。這是求雨的祭祀場所。

二 古代中國對「天下」的懷疑與幻想

不過，在古代中國，也有人對這種世界圖像有懷疑，古人也曾經想像過，中國之外大概還有一個更廣袤的世界。譬如戰國時代，一個被稱為「談天衍」的鄒衍，就有「大九州」之說。他想像中國的「九州」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國所在的那個「赤縣神州」，它的外面還有八個州，這才是一個大九州，外面有海環繞；而在這個九州之外，還有八個「九州」，各有海環抱，這才是整個世界。不過，這種想像的世界並沒有改變中國人的天下觀，人們常常把這種想像當作談資，覺得它只是一種文學式的幻想，並不把它當作真實，很長時間裡，中國人還是自居

天下之中，居高臨下俯視四邊的蠻夷。

這種情況到漢代，曾經出現過一個轉變更新的契機。公元前一三八—前一二六年，也就是漢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三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經歷千辛萬苦，回到漢帝國。他將十幾年來所親見的，比如大宛（今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及哈薩克斯坦南部）、大月氏（今帕米爾高原以西、阿富汗境內）、大夏（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克什米爾附近），以及他聽說的烏孫、安息（伊朗境內）、條枝（敘利亞一帶）、身毒（印度）的情況，向漢武帝匯報。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有着很重要的意義：第一，它把中國人對於周邊世界的實際知識，從東亞一隅擴大到了東至日本、朝鮮，北到蒙古及西伯利亞，南到南海、東南亞，西到巴基斯坦、阿富汗、敘利亞、印度、伊朗一帶，也就是說，大體上已經了解到今天的整個亞洲甚至更廣的一個區域。第二，它刺激了中國人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欲望，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後，還有張騫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開拓西域交通，甘英到達波斯灣等等舉動。第三，它使中國人觀察歷史、經濟與文化的背景與舞台，開始由中原的漢帝國拓展到了整個亞洲，甚至歐、亞之間。

不過，奇怪的是，這並沒有真正改變古代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天下觀」，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想像的「天下」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雖然印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與西亞諸國加在一起，再算上日本、朝鮮、東南亞國家，還有北邊的廣袤土地，遠比中

圖六 《華夷圖》是繪於宋朝的地圖，顯示了當時中國人觀念中的「天下」。



國要大，但從漢到唐，中國人仍然覺得他們彷彿在文化上無聲無息，所以並沒有覺得外面有個「世界」。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人一直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原因是除了佛教以外，中國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文明的挑戰，中國人始終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漢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頂峯，周邊的民族是野蠻的、不開化的民族，不遵循漢族倫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們隔離開來。說起來，中國人不大用戰爭方式來一統天下，常常覺得文化上可以「威服異邦」。因此，古代中國人的「中國」常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觀念，而不是一個有明確國界的地理觀念；所以，凡是周圍的國家，中國人就相信他們文明等級比我們低，應當向我們學習、進貢、朝拜。（圖六）

這和中國人對於世界的實際知識沒有關係。儘管在漢代已經打通了歐亞大陸交往的絲綢之路，唐代時中國與外界交往很多，此後，元代帝國的疆域更是幾乎無遠弗屆，明代初期鄭和下西洋，實際經歷的空間也遠遠超過了中國本土無數

倍。人們知道的各種文明的情況也已經很多，從《佛國傳》、《大唐西域記》到宋代的《嶺外代答》、《諸蕃志》，再到元明時期的《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有很多文獻都記載了中國之外的事情，但是，古代中國關於「天下」、「中國」、「四夷」的思想與想像卻始終沒有變化。直到十六世紀下半葉，已經充分世界化了的西洋人來到中國，這種情況才有了改變。明代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圖》在廣東肇慶問世，這才使中國人開始看到並意識到了「世界」萬國的實際存在。

三一 一個插曲：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的「世界」觀

其實，在漢代張騫以後，到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之前的漫長歲月裡，傳統中國的世界觀還是可能被打破的，而打破這種封閉的、自我中心的一個最好契機，就是佛教傳入中國。在歷史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中國」，它的疆域變化雖然很大，但是大體上是以「九州」為中心的，東臨大海，南為叢林，西為高原與雪山，北為冰天雪地，加上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後來的滿族，很容易形成封閉的「天下」觀。可是，第一次真正使「天下」觀念可能徹底動搖的，就是印度佛教的傳來。